

儋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海南省儋縣政协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儋耳爲漢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閩漢魏六
朝至唐屬五代文化未開北宋蘇文忠公
來瓊居儋四年吟詩書禮樂之教轉化其
風俗變化其人心聽書聲之琅琅弦歌四
起不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
鍾辟南荒之詩境也當時從學
之姜王早卜其大破天荒問字
之黎符常從游於枕柳林下
重修儋縣志叙王國憲



儋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姜學生校

第 四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南省
儋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五月

EA63/47

儋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黎圣三

顾 问：林明桑 朱广林 谢协中

副 主 任：符龙敏 李昌祥

编 委：文达芹 陈扬文 谢有造 吴绍里

谢玉照 刘胜道 谢良鼎 吴英俊

林壮标

责任编辑：谢玉照 刘胜道 陈扬文



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儋县四套班子领导合影 1990年5月16日

目 录

在大南区的岁月·····	羊德光口述、谢玉照整理 (1)
浅谈大革命时期儋县农民运动·····	黎圣三、谢玉照 (15)
参加“云龙改编”的经过·····	黄天辅 (24)
激战海岸岭·····	吴震海 (29)
苏轼居儋活动纪要·····	谢良鼎 (53)
戒忤逆文·····	王云清 (55)
王云清《戒忤逆文》小议·····	张秉正 (57)
魂萦儋崖 ——陈圣与轶事·····	黎兴汤 (58)
儋州簕竹伴东坡·····	吴珍民 (66)
北岸石·····	黎圣兴 (68)
天然良港洋浦港·····	碧洋 (71)
歌海寻韵·····	张锦寿 (73)
“南炮台”与“北炮台”·····	陈灿麟 (91)
白马井港 (诗) ·····	万励强 (92)
儋州黑米·····	谢汉光 (93)
遥望洋浦港 (诗) ·····	万励强 (94)

陈有壮拔贡诗文选登·····	陈玉环搜集(95)
《夺锦集》诗选登(续)·····	吴绍里搜集(100)
薛椿堂先生诗选登·····	薛为卿搜集(111)
诗二首·····	谢协中(114)
花都诗稿	

——庚午新春随笔三首·····	王焕(115)
寄话去台窗友·····	思统(115)
林振华先生诗选登·····	谢仿贤搜集(116)
王彦先生与《民族行》·····	廖以生(118)

儋县私塾教育概貌·····	吴英俊(119)
儋县那大中学历史沿革与现状·····	那大中学校史编写组(127)
儋县新州中学简史·····	新州中学校史编写组(131)
儋县长坡中学简史·····	长坡中学校史编写组(138)
迎新春(诗)·····	吴景清(138)
入长中校园(诗)·····	李昌祥(138)

愿为一粒栽花土、共造人间烂漫春

——记万仲文教授奋斗不息的一生·····	李坚(143)
卓浩然先生传略·····	林壮标(153)
挥毫泼墨寓乡情	

——记儋县籍旅台画家陈理之先生·····	谢仿贤(157)
凌云健笔意纵横	

——谈谢良裘先生的书法·····	谢良肅(161)
------------------	----------

在大南区的岁月

羊德光口述

编者按：羊德光同志是儋县和庆镇罗便村人，曾任过中共儋县县委书记兼县长、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工委书记兼副州长。民主革命时期，他和谢凤安、符志行等同志为创建大南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大南区的革命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根据本人回忆口述，由谢玉照同志整理成文在本刊发表，以飨读者。

一、组织剿奸队 发展根据地

大南区位于儋县南部，东北与临高、澄迈县接壤，南至东南与白沙、琼中县交界，背靠五指山脉。境里的南辰岭、沙帽岭、莲花岭、南痕岭、鼓岭等，地势险要，山深林密，进能攻，退能守；且它又是儋、临、澄、白四县在海南西路的交界处，有利于利用地域边缘，逐渐扩大我革命武装的回旋余地，有利于部队的安营扎寨、休整和隐蔽，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

大南区地处亚热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琼西粮仓之称。大南区管辖那大镇及清平、和祥、和民、和舍、陶江、南丰、洛基、兰洋等乡。

一九三九年冬，大南区成立临时党支部，谢凤安任书记，符志行、王昌任委员。他们首先在清平、和祥、和民等乡村，组织青年办夜校，进行抗日宣传，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木排、居胡、点芬、武教、巴总等村党支部，约有党员二十多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大南区委在和祥乡武教村成立，符志行任书记，黄正容、王之吉任委员。（谢凤安已调回儋县，但因工作需要，仍留在大南区一段时间。）

同年七月中旬，琼崖特委为了加强大南区的领导力量，马白山同志代表特委在澄迈县训儿村找我谈话。他分析了琼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后，郑重地交给我说：“特委为了实现建立、巩固琼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开创琼西地区的抗日新局面，决定派你回去加强大南区的领导，和区委的同志们一起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斗争，发展、扩大大南区抗日根据地……”

当时，我尽管舍不得离开部队首长和战友，但在战争的环境里，讲的是铁的纪律，上级的决定不允许共产党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表示服从特委的委派。接着，马白山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带回大南区委。

第二天，天刚破晓，我告别了部队的首长和战友，化装成为一位地道的农民，踏上征程。

从训儿村出发，穿山过水，徒步辗转四十多里的山路，才到达和祥乡武教村。日落时分，我在武教村边的山寨里见到谢凤安、符志行同志。

分离半年，故友重逢。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尔后，我把马白山同志的信交给谢凤安同志。他阅后便递给符志行

同志。谢凤安同志说：“我已调回儋县，今后大南区的工作主要靠志行和你来领导。……”符志行同志告诉我，王昌同志已调离大南区，并简要地给我介绍大南区根据地的情况和那大据点日伪军经常下村扫荡的动向。

晚上，我们三人挤在山寮的草铺上，围绕着如何发展根据地，组织锄奸队，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谈了半宿。

区委根据上级的提议，决定由我担任区委武装委员，负责筹集武器，组织人员，建立区武装锄奸队，开展打击日伪、土匪等武装斗争，同时负责发动洛基乡与清平乡交界一带村庄的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使洛基乡的抗日村庄与清平、和祥、和民等乡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符志行书记和黄正容、王之吉等人则继续在和祥、和民乡发动群众捐献枪支，同时向和舍、兰洋等新区开辟根据地。我们在武教村山相聚几天后，便各自分开，开展工作。我首先回到家乡罗便村。

罗便村是一个有七十多户人家的村庄。在一九三九年时，村里不少的年轻人，曾参加清平乡民兵队，配合我“琼总”第三大队围攻驻那大据点日伪军的战斗。攻克那大后，第三大队也曾驻扎在此村庄，群众抗日基础比较好。所以，我打算首先在村里拉起一支锄奸队伍。

我回到家乡后的第二天，就以办青年夜校为名，串连村里的进步青年羊元声、羊忠威、符丕耀、羊丕三、陈亚深等人，到村里祠堂开会，将上级派我回大南区来组织锄奸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使命明确地告诉他们，并动员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和我一起干。经过一个多月深入细致地做他们及其家里亲人的思想工作后，他们五人不但参加锄奸队，而且每人

还捐献出一支枪。就这样，大南区锄奸队便正式在罗便村成立了。

锄奸队成立以后，我们经常在那大周围的乡村活动，开展武装斗争，惩罚向日寇告密的汉奸密探；向一些不法奸商征收过路税，以资大南区活动经费；在那大通往美扶、和庆努村的道路上设伏，伺机打击过路的零星日伪军。

接着，我们又召集全村的父老到大榕树底下开会，商量如何发动全村群众捐钱买枪，抗日护村，与敌人进行公开斗争。在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办起夜校，组织青壮年学习文化，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歌曲，物色党员对象，组织青抗会，布置青年站岗放哨，严防可疑的奸细混进村庄。同时又通过我妹妹羊林影发动本村十多名妇女，办起妇女识字班，为培训大南区妇女干部做好准备。

锄奸队的武装斗争活动和罗便村的各种抗日团体成立，极大地震动了驻那大据点的日伪军。他们为了扑灭已点燃起来的清平乡人民的抗日烽火，在汉奸张运天的带领下，偷袭罗便村。他们以发《良民证》为名，诱骗来不及躲进深山的部分群众集中到羊忠威家。当群众进入院子时，日寇立即用机关枪疯狂扫射，七、八十名手无寸铁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之中。随后，又惨无人道地放火烧房焚尸。群众尸体烧焦变形，难以辨认，惨景目不忍睹。

敌人撤走后，我和避进深山的群众赶回村里，符志行同志闻讯也及时赶到，见到死里逃生的羊永章、羊丕儒。他俩向我们诉说了惨案的经过，并说明了他俩之所以能死里逃生的原因：当时他俩站在人群中，敌人开枪扫射时，站在前面

的乡亲中弹倒下了，他俩也假装中弹倒下。被杀的七八十名乡亲的尸体成堆，他俩血染全身，是死是活，难于察觉。日寇撤走时，还放火焚尸，以为有些打不死的，也将被火烧死。岂料他们被群众尸体所掩，枪打不中，火烧不着，幸而脱险。

听着他们的哭诉和目睹了亲人被惨杀的情景，仇恨的烈火在胸膛燃烧，我们真恨不得马上带锄奸队与敌人决一死战，为乡亲们复仇。但敌强我弱，党的事业不允许我们感情用事，盲目硬拚，只好一面安慰幸存者，一面布置回村的青年做被害乡亲的善后工作。

在被害乡亲的安葬会上，符志行同志代表大南区委讲了话。他说：“罗便村的大屠杀，这是日寇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新的血债。血的事实教育我们，决不能对日寇存在着半点侥幸的心理，认为做了‘顺民’就可平安。杀人的强盗，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誓与日伪斗到底，向敌人讨还血债……”随后，我带领幸存的乡亲向死难者志哀并宣誓：“跟共产党走，抗日到底，誓向日寇讨还血债！”悲壮的宣誓声在罗便村上空久久地回响。

从此之后，幸存的罗便村男女老少团结一致，把部分粮食搬进深山，坚壁清野。敌人下村扫荡时，村民就避进深山与敌人周旋；锄奸队和青年民兵在我的率领下，选择有利地形，伏击日伪军，坚持斗争。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活动基地，区委又派我到光古村开展工作。

光古村与罗便村相近，有五六十户人家。村里的王受锡出身猎户，人爽直、在村里有较高的威信。抗战初期，他曾

参加清平乡民兵队配合“琼总”第三大队围攻侵占那大的日军，是一位热血青年。所以，志行与我在进村后第一个工作对象就是他，并通过他发动光古村群众。

在王受锡的配合下，经过一个多月秘密发动工作，终于发动符丕安、符育民、符代安等进步青年参加了区锄奸队，并在村里成立了“青抗会”、“妇女识字班”、“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全村群众拒领日军的“良民证”，公开起来进行抗日斗争。

汉奸张运天得知我们发动光古村的群众起来抗日，不领“良民证”的消息后，立即报告驻那大日军，并带领大队日军直扑光古村，企图制造第二“罗便惨案”。由于我们事先提高了警惕，布置青年放哨，所以大部分的群众都能及时避进深山，可有五、六名来不及避进深山的村民，却遭到惨无人道的枪杀。

敌人的残暴，从反面教育了大南区人民，使他们懂得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在大南区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符志行、黄正容、王之吉、符世经、符代亨、王之文、王之明、王受锡、符光匡、符传枢等人的艰苦工作，清平、和祥、和民等乡三十多个村庄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团体，使三乡的抗日村庄连成一片，成为在琼崖西路地区的一个抗日坚固堡垒。

二、“美合事变” 接应突围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琼崖国民党顽固派纠集了三千多兵力，悍然进攻我琼崖特委机关和“琼总”总部所在地——澄迈县美合村。制造了琼崖战史上有名的“美合事变”。

事变发生后，大南区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安排特委和琼崖纵队总部向大南区转移的四件大事：一、派出向导负责为特委和总部机关带路，安排伤病员；二、筹集粮食，供应部队；三、安排党员家庭负责养育抗日公学的少年学生；四、秘密安排和保护特委机械厂。区委还决定由我带领已突围到大南区武教村山的冯白驹书记等特委领导同志继续向东转移，返回“琼文”根据地。

在武教村山上，我见到冯白驹书记及在特委和总部工作的部分领导同志。冯白驹书记得知我是大南区委派来担任他们的向导后十分高兴，握着我的手说：“特委和总部的转移靠你带路了。”

我们在武教村山研究了行军路线和应变的计划后，便凭借着夜色的掩护出发转移。穿过居胡、文熙、双岭、沙田、加郎等村，一夜步行三十多华里，于次日的拂晓到达洛基乡力崖村前的一座小山包。山上，丛林稠密。山下，一条十多米宽的河沟将力崖村与小山包相隔开来。小山的背后，有条羊肠小道直通连绵几里的力崖大山。我们住在小山包上，居高临下，可以控制住整个力崖村，无论固守和撤退，地形都对我们有利。

天渐渐亮了，撤退的队伍经过了一夜的急行军，战士们都十分疲倦。冯白驹书记决定撤退队伍暂时驻扎在这座小山包休息，等到夜幕降临后，再开拔转移。

晌午时分，部队升火煮饭。不料，缕缕炊烟，被一路尾追到力崖村的日军发现了。日寇悄悄地越过小山沟并派部分兵力绕过山包后，企图对我实施包围。冯白驹书记观察敌情

后，当机立断地命令警卫连给予阻击。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就在山包与山沟之间展开了。企图越过山沟的日寇，在我警卫连的痛击下，丢下十多具尸体，立即龟缩回沟底的坡地上。然而，他们在“六零”炮不断轰击，和机枪密集扫射的掩护下，很快地分兵三股，从山沟正面和左右两侧发起进攻。

我警卫连当时仅有二挺机关枪，布置在主阵地上，面对小山沟。敌人分成三路进攻后，我们的机枪就随机四处转移射击点，几次从山沟正面冲上来的日军被我击退了。日寇的尸体横七竖八地丢在干涸的沟底里，血染污了沟底的白沙。然而，从山沟两侧进攻的日寇蜂拥而上，突破了我侧翼阵地。且战斗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很快地从那大、洛基据点出动，局势对我十分不利。在小山包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冯白驹书记也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正在想办法突围。

在这关键时刻，我自告奋勇地对冯白驹书记说：“总队长，敌人已经从两侧冲上山来了，应立刻赶紧突围，摆脱敌人。硬拚下去，我们牺牲无所谓，万一你出了什么差错，琼崖的革命就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冯白驹书记问我说：

“敌人已开始从两侧实施包围，我们如何才能安全突围？”我回答说：“过去我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山包背后有条小山路直通背后的力崖深山。”冯书记立即下命令：一边还击敌人，一边撤退。于是特委和总部的领导及警卫部队由我带路，顺着山间小路，披荆斩棘避进力崖村的深山。后几经辗转，终于在次日的拂晓到达洛基乡的沙屋村，彻底地摆脱了敌人。

到达沙屋村后，我担任向导的任务已经完成。从沙屋村经“四里”山区后向白沙转移的向导任务，由上级新派来的

交通员担任。当时冯白驹书记的爱人曾恩予同志病得相当厉害，行动不便，我通过沙屋村的党组织，动员六名群众担任担架队员，负责护送她到白沙七坊村。后来，特委和总部机关的同志，历尽艰难，终于安全返回到“琼文”根据地。

三、打击匪顽 扩大武装

一九四一年初，清平、和祥、和民乡根据地连成一片后，如何继续发展武装，扩大锄奸队这一迫切问题，突出地摆在大南区委的面前。为此，符志行同志召集我、黄正容、王受锡、王之吉、符世经等人到区委驻地武教村山开会，做出新的工作布置：一、继续在根据地发动群众，捐钱买枪；二、打击匪顽，收缴其枪枝，以扩大锄奸队伍。具体分工是符志行和黄正容等四人负责在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一元一弹”运动，筹款买枪；由我和受锡负责带领锄奸队伺机打击日伪、顽匪以扩大武装队伍。

区委会议结束不久，我们接到和舍的交通员的报告：和舍镇附近的一个村庄，聚集着一伙土匪，他们有十二、三条枪，其中驳壳二枝，经常在和舍一带乡村杀人越货，拦路抢劫，强奸妇女，作恶乡里，群众深受其害。他们每一次抢劫得手，总是集中在×村一座靠近山峰朝南的住宅分赃，彻夜狂饮作乐。于是，我们立即派一名锄奸队员配合交通员前往实地侦察。得知情况属实后，于三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和王受锡带锄奸队十多名队员从武教村出发，一路急行军，大约在午夜十一点钟左右到达该地。

我们留二名队员在村外警戒，其余队员悄悄地越过村口的栅栏爬进村内，对那座房子进行了包围。此刻，土匪们正

在猜拳划令，饮酒取乐，哪料得到死神已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王受锡和一名队员一马当先踢开虚闭的房门，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二名土匪。“缴枪不杀！”的命令声，把这些匪徒从醉生梦死中震醒过来。有几个土匪当场惊乱地丢下武器。当受锡他们去收缴武器时，一名土匪趁我们不太提防，顺手掀翻酒桌的煤油灯，凭着瞬间的黑暗，打开身后的暗门。土匪们一拥而出地向门后的山峰密林仓惶逃窜。此战，我们打死打伤五、六名土匪，缴了七枝枪（二支短枪，五枝步枪）。锄奸队旗开得胜，既为民除害，又扩充了自己的武装。

四月，我们又根据区委书记符志行同志的布置，拉锄奸队到洛基与清平乡交界的沙田村活动，一面开展新区工作，一面伺机打击日、伪、顽、土匪。

我们到达沙田村后，经向群众了解得知，沙田村的戚阿安在沙田村山占山为王，手下有十多个草寇。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因生活所迫，而走上打家劫舍的道路的。他们抢劫的目标都是有钱人，有时抢劫到的货物多了，还不时地周济附近贫穷的农户。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采取二种方案去解决他们。

一是对他晓以民族的大义，使他们明白，在这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一切有为的中国人都应该参加抗日队伍，争取他们接受改编。

二是如果劝告他们不听，则进行分化瓦解、逐个击破，对顽固者，施以强行缴械的强硬手段。

我们到达沙田村的第三天晚上，通过我的一位远房叔叔的关系，在沙田村山的秘密山窝里找到了戚阿安。阿安与我这位远房叔叔称兄道弟关系密切，所以见到我们上山后，态

度十分热情，吩咐手下的随从杀鸡宰狗，招待我们。

酒过三巡后，我坦率地申明了来意，并耐心地劝告他说，

“你们是因生活所迫，才走这条岐途的。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屠杀咱们的同胞，你们手中有十多枝枪，不参加抗日队伍打日本，而占山为王，搞打家劫抢的勾当，死后怎样能对得起祖先。况且，你们十多人的力量弱，随时随地都有被日寇、汉奸消灭的危险，你们如果不弃暗投明出来参加抗日队伍，照干打家劫抢的勾当，我们也决不会放过你们。占山为王当草寇的道路最终是走不通的，只有弃暗投明参加抗日队伍，与我们一道打击日伪，方是真正前途与出路。”在酒席上，我苦口婆心地对他们做思想工作，然而，戚阿安除了表示不与锄汉队做对外，对于接受我们改编之事推说要与部下商量，而不了了之。

随后，我又几次地找戚阿安交谈，但都毫无结果。第一个行动方案行不通后，我不得不采取第二方案。首先我们从穷苦出身，迫于无奈才误入岐途的许德成入手，多次私下和他促膝谈心，并将身上二块舍不得花的光银送给他年迈的母亲，从思想上教育他，从生活上关心他。经过反复、耐心的工作后，他终于转变过来，率领他五个兄弟，各携带一枝步枪投奔我们，加入了区锄奸队。

分化瓦解工作收到成效后，在区委书记符志行的布置下，我再次冒着生命危险上沙田村山找戚阿安，将符志行同志的口信转告于他，并严正地劝告他说，“许德成等五人已弃暗投明，参加锄奸队。现在是你选择道路的关键时刻了。弃暗投明，参加革命，人民不会亏待你们；反之，会在污泥